

端智嘉

经典小说选译

◎ 端智嘉 著
◎ 龙仁青 译

青海民族出版社



端智嘉

经典小说选译

◎ 端智嘉 著
◎ 龙仁青 译



青海民族出版社
2008·西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端智嘉著;龙仁青译. —西宁:
青海民族出版社, 2008. 11 (2009. 5. 重印)
ISBN 978 - 7 - 5420 - 1365 - 1

I. 端... II. ①端... ②龙...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2827 号

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

端智嘉 著

龙仁青 译

出版 青海民族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行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0971)6143426
发行部 (0971)6143516 6123221
印刷 青海民族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40mm × 965mm 1/16
印张 13.75
字数 140 千
版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 001 - 3 000
书号 ISBN 978 - 7 - 5420 - 1365 - 1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印刷厂联系)

欣慰与纪念

——《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序

邓本太

案头上放着一叠打印稿,是我省青年作家龙仁青刚刚翻译完成的《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的清样。从繁忙的公务中抽出身来,利用片刻的闲暇去阅读这些文字,思绪一下回到了20多年前。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海南州政府办公室工作,而此时端智嘉也调到海南民师工作,这位秉性洒脱、特立独行的藏族青年作家,从中央民院(中央民大前身)到海南民师,从首都北京到这偏隅的牧区小镇,并在这里安身立命,成了海南民师的一位藏文教师。

那时的端智嘉已经是藏族文坛上声名远扬的青年作家了,作为一名一直热切关注藏族文化领域的藏族青年干部,我阅读过他所发表的一些精彩文章,也和许多读者一样,深深地为他的优美文字所感动,被他的不凡才华所陶醉,对这位文坛英才、优秀的藏族儿子崇敬有加。加上他那种几乎是违背常规的工作经历,在我心里——也不止是我一个人心里吧,总感到他身上时刻围拢着一道神秘的光环。

后来,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们有过多次接触。交往当中,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随性、自然而又心无旁骛的人。内心没有设防,空灵而又透明,很好



打交道。

那时起，端智嘉的作品已为广大读者所推崇，特别是在藏区备受青睐、争相传诵，当时我就期盼着有一天能把他的作品译成汉文出版。

今天，看到青年作家龙仁青的汉译稿，已经是端智嘉先生去世 20 多年以后，这样一个时间跨度，使得当我看到这些文字时，并没有太多的喜悦，但还是感到一份夙愿终于实现的快慰。

端智嘉先生作为一位用母语创作的作家，藏语读者以外的大多数人对她知之甚少。而她在藏族当代文坛上的地位又是那样的显赫，不论是在小说、诗歌、散文还是在历史古籍的研究、文学作品的翻译等领域，他都做出过突破性的成绩。有人说，他是藏族当代文学的一面旗帜，是藏族的“鲁迅”，我认为这些美誉并不为过。

在这里，还是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位英年早逝的藏族青年作家的文学阅历吧——青年作家这一称谓对他来说是那样的恰如其分，他永远把一个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形象留在了藏族当代文坛上，就像他的那首诗歌《青春的激流》一样。

端智嘉，1953 年出生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古绒村。1964 年他考入黄南师范学校学习，于 1969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青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71 年，端智嘉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文学系藏汉文翻译专业学习。1975 年毕业后回青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1978 年又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攻读藏族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藏族学者东嘎·洛桑赤列等教授攻读藏学，当时的同学有陈庆英、格桑



益西等,因成绩优异,受到东嘎教授等老师的器重。1981年他以《藏族道歌源流》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3年离开北京,到位于共和县的海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任教。

1985年11月29日,正处于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的端智嘉,因煤气中毒不幸去世,年仅32岁。

传唱于整个藏区的《青海湖》的歌词,就是他即兴创作的。据说,从构思到成文不到1个小时。端智嘉28岁就在藏族文坛展露头角。1981年,其诗歌和小说集《晨曦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硕士论文《藏族道歌源流》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著名藏族诗人伊丹才让在追念端智嘉的一首诗中写道:“一出门,就懂得了电那样打闪,雷那样鸣唤;一抬脚,就领悟海怎样漫步,山怎样突兀!……捷足先登的你,从不肯一分一秒盲目,像一条夺路的飞瀑,急流直下大海时,测度给思想万千的同龄人,一条泻彩流歌的大路!”

端智嘉杰出的文学成就和学术造诣,受到本民族学者的高度评价。著名藏学家,西藏的东嘎·洛桑赤列说他生命短暂,成就伟大。著名藏学家,康区的年叙·钦饶维色教授认为,端智嘉的作品受到更敦群培的影响,并称赞他为学实事求是,客观真实,反对守旧,大胆创新。(《端智嘉全集》第五卷前言)洛珠坚赞(达瓦)称端智嘉为“妙音天女的使者”,是文学家、思想家、诗人,并从艺术成就和思想性方面,对其诗学成就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是伟大的诗人,所受到的热爱在安多、卫藏和康区从未见过。(《全集》



第一卷前言)藏族学专家耿予方教授在评论端智嘉的文学作品时说:“在同龄人中,他是80年代藏文创作的佼佼者。”(《藏族当代文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青年诗人伍金多吉称端智嘉为“雪域的一个宝贝”。(《我责问你》)端智嘉的诗歌代表作《一个奇幻的梦》,荣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诗歌奖。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20多年后再看端智嘉的作品的汉译文,由于时过境迁,那种时代的局限性显而易见,这是文学的遗憾,但同时也能从中感受到了时代的不断进步,这又是时代的欣慰。

龙仁青是近几年涌现出来的我省青年作家,他的小说作品几度引起国内文坛的关注,得到了不少殊荣。今年年初,龙仁青小说作品研讨会在西宁召开。我国著名作家刘醒龙、《小说选刊》副主编秦万里等到会,对他的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为一名用汉藏双语创作的作家,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他的译文与他直接用汉语创作的作品一样,简洁流畅,自然温婉,有着端智嘉作品的神韵,这是一种传承吧,何况端智嘉先生与龙仁青还有着师生之谊呢!

这又是端智嘉先生的欣慰了!

我把这本书也看成是对端智嘉先生的一种纪念,愿他在天之灵能够感受到这些。

感谢青海人民(民族)出版社!也感谢龙仁青!

端智嘉先生的遗孀银杰女士前来找我,希望我能即将出版的《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作序,写下以上这些文字,权为序。



CONTENTS

目 录

1	欣慰与纪念
	——《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序 邓本太
1	牛虎滩
22	被霜摧残的花朵
73	没有良心的儿媳妇
89	“活佛”
119	骨肉情
145	神游赞普墓
182	虚幻无常的梦
197	周措
209	跋

牛 虎 滩

前 言

盛夏六月的牛虎滩草原，一如开屏的孔雀一般美不胜收，令人赏心悦目。遥远的东方山峦叠嶂，高高的主峰峰顶戴着白雪的宝冠；山腰间林木茂盛，就像挂了一条翡翠的项链；从山脚开始，平坦的草地披着碧绿的长袍无遮无掩地铺泻而去。南西北三面没有太高的山峦，放眼望去，给人一种无边无际、天地相连的感觉。草地上一条大河缓缓流淌，在耀眼的阳光照射下，闪烁着熠熠的光波。在河的南岸，有一块巨石，那形状看上去就像是一头野牦牛仰着双角，翘着尾巴，准备飞奔而去。在河的北岸，同样也有一块巨石。那样子好似是一只猛虎四爪蹬地，张着血盆大口要把猎物一口吞咽下去。美丽宜人的草原上，有这样两块神形恰似野牦牛和猛虎的巨石，令人不禁有些诧异。不过，大自然无奇不有，人们把这两块石头也看成是草原上的美景之一，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不论怎么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两块石头，这片草原也就被叫做牛虎滩，到了今天，不知道已经过去了多少年。

哦，远处的草原上一个人正在打马而来。他叫嘎突加，今年五月，



李书记被派往内地学习，他就担任了牛虎滩书记的职务。他是一个寡言少语，意志坚定的人，每每遇到急事和要事，他总是双唇紧闭，眉头紧锁。他长得虽然谈不上英俊，但却也足智多谋。他是入赘到虎滩的女婿，老家远在热贡。看，他身材虽然不高，但身体却很强壮，他有着略圆的脸形，黝黑的皮肤，端直的鼻梁。他今年三十有四，平日里很少看到他发怒生气，同样也很难看到他的笑容。他胯下的那匹马是一个能走善跑的大走马，牧民们给这匹马取名叫“将果叶哇”。

嘎突加眼望着美丽宜人的草原美景，心里充满了兴奋之情，眼望着牛虎滩的牛羊，心里激荡着欢悦之意，但他的脸上却没有一丝笑意。当他看到那两块神形恰似野牦牛和猛虎的巨石时，不由想起了在这里广为流传的一则民间传说。

在很早以前，这个世界刚刚形成的时候，这里是鸟兽的家园，随着气候的变化，这里的鸟兽纷纷外迁。之后，有一对野牦牛夫妇来到了这里，并恋上了这里丰美的水草，它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有了很多的子孙后代，度过了很长的岁月。然而，就像常言所说“夺命的恶鬼突如其来”一样，有一只母虎不知什么时候来到这里，咬死和吃掉了这里很多的野牦牛。几年过去，惊恐的野牦牛纷纷逃到了别的地方，牛虎滩从此没有了野牦牛的踪影。就在这时，有一头在东方的山野中修行的野牦牛觉得已经到了给自己的同类讲经说法的时候，于是走出山野，来到这里，却看到这里没有一只野牦牛。他灰心丧气，正准备再回山野的时候，却看到一只猛虎咆哮着向它扑了过来，无奈的野牦牛只好迎战。十



八个白天和黑夜过去了，野牦牛和猛虎依然难分胜负。天上的玉皇大帝看到这个情景，便从一只宝瓶里向着大地撒下消灾解难的甘露，甘露变成浩荡的河水，在野牦牛与猛虎之间流淌，不但阻隔了它们的争斗，滔滔不绝的河水也没有再次让它们争斗起来。野牦牛和猛虎却斗兴不减，依然保持着争斗的姿势，直到它们的尸体变成了两块巨大的石头。

嘎突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也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所以他不相信这则传说，但是，这古老的传说中，也不是没有一点可以去探寻的东西。如果不是如此，这个古老的传说也不会在广大牧民中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不知已经过了多长时间，这会儿，嘎突加已经到了那两块巨石的中带。

天空碧蓝，大地辽阔。牛虎滩草原上各种野花竞相绽放，姹紫嫣红。清澈的河水中无数的小鱼游来游去，自由自在。嘎突加的“将果叶哇”摇动着双耳，抖动着鬃毛，把嘴伸到河水中咕咕地畅饮着。这时，从不远处传来一个少女的歌声：

太阳从东山升起的时候，
凄冷的寒风在前面看守，
乌黑的流云在后面盯梢，
有了它们的严防死守啊，
太阳的升起有多么艰难。

我俩在村外幽会的时候，



严厉的父母在前面看守，
狡猾的同伴在后面盯梢，
有了他们的严防死守啊，
我们的见面有多么艰难。

少女的歌声虽然有些瞻前顾后的颤颤巍巍，但却吐字清晰，情意缠绵。能听出她心中的悲伤，也能感知到她情感的河流被一块突然跌落的可恶的石块所阻挡。嘎突加听着这凄婉的歌声，觉得对这声音有些熟悉。但他又想，那些年轻的男女到这空寂的草原来放牧，唱唱山歌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个少女大概也是为了消解心中的愁闷，才唱了这样一首拉伊，从她所唱的拉伊来看，她大概还有一个好长时间没有见面的心上人。然而，少女的歌声刚刚结束，又听到一个小伙唱了起来。

太阳从东山升起的时候，
凄冷的寒风在前面看守，
乌黑的流云在后面盯梢，
虽然有它们的严防死守，
但太阳依然会高高升起，
温暖的阳光会撒遍大地。

我俩在村外幽会的时候，
严厉的父母在前面看守，
狡猾的同伴在后面盯梢，



虽然有他们的严防死守，
但我们依然会情意绵绵，
倾诉着衷肠来表达爱意。

慢慢地，歌声渐渐远去，已经分辨不出唱的是什么内容了，接着便安静下来，听不到一点响动了。嘎突加站起身来，朝着刚才歌声传来的方向望去。啊，一对年轻的男女在牛虎滩河边相互偎依着，过了一会儿，他们手拉着手朝着虎滩的方向走去。他们在一块洼地里面面对面坐下来，不时地抬头警觉地向四处张望着。除此之外，就再也看不到什么了。那一对青年男女大概在互相倾诉着他们的甜言蜜语了。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牛滩和虎滩两个村落之间据说从来没有过联姻关系，而从两群羊群的位置来判断，这一对青年男女恰好就是分别来自牛滩和虎滩的。因为他们的羊群分别在河水两岸的牛滩和虎滩草原上。真是奇怪了，这一对男女青年到底是谁呢？如果他们真的有结为伉俪的想法，这不失是一件吉祥的好事。如此，就可以改变牛滩和虎滩之间从来就没有联姻的旧习惯，而且……噢，没时间去考虑这些了。

嘎突加朝着天空看了一眼，他看见一团团的乌云翻滚着正往北边涌动着。牧民有谚语说：云往南，南面的珊瑚就会燃烧成火焰；云往北，北边的大海就会掀动起波涛。看来会有一场阵雨要来，在阵雨来临之前他还要赶到公社去——今年牲畜的成活率和死亡率、酥油奶酪以及牛羊毛上缴任务的完成情况、牲畜过冬的办法……还有多少工作和任务需要去讨论、研究、解决啊……



可是，那一对青年男女的所作所为却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嘎突加是一个颇具预见性眼光的人，当他跨上马背时，又不由自主地朝着那一对青年男女看了过去。他们正在聊天，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之中。已经不像刚才那样不时警觉地张望了，甚至连天气的变化好像也没有发现。而在此刻，他们的羊群已经合群了。嘎突加看到这个情形，心里想，等到一会儿下了雨，看你们怎么把羊群分开。

二

下午的那场阵雨虽然很短暂，但却气势磅礴。先是一阵如豌豆大小的冰雹就像无数的子弹一样射向大地，接着是一场就像是从石崖顶上往下泼水一样的大雨。然而此时此刻，天空却一片晴朗，当一轮圆月展露出了她洁白光亮的皓齿的时候，千万颗星星围拢着她闪闪烁烁。哦，原来今天是藏历六月十五日。下午开了整整一个下午的会，嘎突加的脸上有一些疲惫的神色。他走出宿舍，到公社大院里去散步。草原夜晚的空气清冷而又纯净，只要深深吸一口，感觉浑身就轻松了许多。这时，他看到公社里负责安全工作的洛桑急急地向他走来，还没走到跟前，洛桑就准备要对他说什么，但因为走的太快呼吸急促，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不要急，有话慢慢说。”

“格……格桑加……”

嘎突加从洛桑急促的样子感觉到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不由地紧闭



双唇，皱起了眉头。过了好一会儿，洛桑这才稍稍平静下来，但他的脸上依然是一副令人无法揣测也难以言说的表情。“格桑加受了重伤，已经送进了公社医院。今天晚上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洛桑这句没头没尾的话就像是一支毒刺刺入了嘎突加的耳朵，他依然紧闭着双唇，紧锁着眉头。

洛桑感觉到自己说的话词不达意，准备从头再说一遍，嘎突加打断了他，对他说：“进屋再说。”说着带洛桑回身走进宿舍。他给洛桑倒了一碗奶茶，然后坐在床沿上说：“你不要着急，把事情说清楚。”

“我今天从县城返回乡上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刚到虎滩就下起了一场阵雨，我就到华青大叔家去躲雨。等雨停的时候，已经到了下午，我准备出发，但华青大叔执意要留我在他们家里吃晚饭，我不好拒绝他的好意，就留下了。”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看了看嘎突加，他看到书记正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说话，于是接着说：“噢，说这些没用的废话干什么。吃完了晚饭，我又上路了，这时候天也快黑了。刚刚走到格桑加家的帐篷门口，就听到一个人粗声大气地说：‘他们往睡着的狗身上扔石头，朝闲着的人身上找是非，现在不是土匪抢了东西，而是敌人来侵犯了！有问无答那是哑巴的行为，来敌不抗那是懦夫的行为。提起我虎滩的吉太本，那也是可以驯服野马，可以调教野牛的人物。俗话说，结下的冤仇就像石头一样不会垮塌，留下的血债就像柏树一样不会腐朽，现在到了报仇清债的时候了！’吉太本是格桑加的弟弟，他这样暴怒是为了什么呢？我这样想着，就下马进了帐篷。啊呀，格桑加浑身是血，



躺在那里，我急忙问这是怎么回事儿，却没有一个人回答。我让他们赶紧把格桑加送到医院去，他们听了我的话，把格桑加送进了医院。吉太本说他还有别的事，不愿意到医院来，但我还是执意把他也带来了，现在他们都在公社医院里。”

过了一会儿，嘎突加问洛桑：“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洛桑不知道怎么回答，茫然地摇了摇头。

“那你去把吉太本叫来！”

洛桑走了，嘎突加躺在床上，枕着被子进入了沉思。他首先想起了那两块神形恰似野牦牛和猛虎的巨石以及有关它们的传说，接着他想起了今天下午他见到的那一对青年男女。“难道那个小伙子就是格桑加吗？”他忽然这样想着，不由自主自语了一声。假设就是格桑加，他们家在牛虎滩的势力比较大，亲戚朋友也多，没人敢随便惹他，再说，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不会主动去挑衅别人。嘎突加正在思索的时候，洛桑带着吉太本走了进来。

吉太本是一个身材高大、身体强壮、面色赤红、皮肤黝黑的人，他的两条胳膊就像两根粗壮的柱子。他穿着一件油渍斑斑的羊皮袄，一条胳膊裸露在外面。看着他的眼睛，就知道他是一个倔强固执的人。嘎突加让他坐下来，给他倒了一碗茶，然后问起格桑加受伤的事情。然而，吉太本也不能完整地把事情说清楚，雨停了有很长时间，格桑加却没有把羊群赶回圈里，吉太本便去看他，发现羊群四散在草原上，还有一部分羊群甚至还跑到牛滩去了，格桑加倒在一片洼地里，满脸是血。他急



忙把格桑加背回了家里。并打发弟弟桑吉和妹妹兰吉把羊群赶了回来，那几只在牛滩上的羊因为河水上涨了，过不了河，所以没能赶回来。

“格桑加是不是在牛滩有个相好的姑娘？”嘎突加问吉太本。

“怪就怪那个小妖精，如果没有那个祸水女人，我哥哥怎么会受到伤害！”吉太本怒气冲冲地吼叫道，“牛滩的儒夫吉贤，总有一天我会割了你的鼻子！”

“好了，你不要生气，有话就慢慢说。”这时，洛桑说话了。洛桑和嘎突加是一对很要好的朋友，亲如兄弟，但此刻的吉太本由于过于激动，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他恶狠狠地瞪着洛桑，从鼻子里发出一个短促的“哼”来。

嘎突加看着吉太本过于激动的样子，没再往下问什么，他向洛桑使了个眼色，说：“好，现在咱们去看看格桑加去。”

三

“吉贤！”

“噢，你是书记啊？”

在牛滩的鞭麻湾里，嘎突加和吉贤相遇了。昨晚，嘎突加听到吉太本怒骂吉贤，就觉得格桑加的受伤似乎与吉贤有关，可是吉太本的怒骂含糊其词，格桑加依然处于昏迷状态，不能说话，嘎突加至今也没有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只好把手头的工作交代给了洛桑，天一亮就赶到

